

被害人参加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的申请及其审查

凌 岩*

摘 要：被害人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的刑事诉讼是一个创新。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之初，被害人申请参加诉讼遇到了困难。国际刑事法院的各个分庭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改进被害人申请参加诉讼的程序及对其的审查，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建议对被害人参加诉讼应使用统一的方法进行申请和审查，这不仅可以减少国际刑事法院书记官处、各分庭以及诉讼当事方的工作量，提高申请、审查和作出决定的效率，同时也使被害人和诉讼方对申请程序更加清晰，审查结果更可预见，以确保所有适合参与的被害人能够参加影响他们利益的诉讼程序，同时保障法院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 被害人参加诉讼 申请参加的程序 参加的条件

被害人有权参加诉讼是规定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中的一项原则，适用于国际刑事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的全部诉讼。根据《罗马规约》的规定，被害人可以参加允许其参加的诉讼程序，如检察官请求预审分庭授权调查某一情势的程序、对法院管辖权和可受理性提出异议的程序等。对于其他程序，根据《罗马规约》第 68 条第 3 款的规定，当被害人在其个人利益受到影响，法院认为被害人参加该诉讼阶段是适当的情况下，被害人必须依照《国际刑事法院程序与证据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 89 条提出参加申请，并且满足参加的条件，国际刑事法院各分庭根据具体情况可作出是否允许申请人作为被害人参加该诉讼的决定。本文主要讨论被害人如何申请参加诉讼，申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以及法院各分庭对申请的审查和处理。

一 被害人填写并提交申请表

根据《规则》第 89 条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采取被害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制度。简言之，被害人必须通过书记官处提出参加的申请，获得相关分庭的准许后方能参加。申请参加的具体程序为：被害人向书记官长提交申请书，书记官长收到申请后，将该申请书转交给相关分庭，同时给检方和辩方各一份申请书副本并请双方对申请发表意见。相关分庭审查了所有的材料后，决定申请人是否可以作为被害人参加诉讼，并决定参加的具体诉讼以及以何种适当的方式参加。各分庭有权驳回无理的申请或不完整的申请。被驳回的申请人仍可以提出新的申请，但是，申请人不能对分庭就其申请的实质问题所作决定提起上诉。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刑事法院的理论与实践”的中期成果，项目号 11BFX136。

申请书是书记官处制定的一份申请表,但在实践中,有些分庭也允许使用某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的表格。^①起初法院的申请表有17页之多,申请人要提供《规则》第85条所要求的相关信息,包括他们的身份信息、所受犯罪的损害等。如果申请人是未成年人、残疾人或已故者,也可以由其他人代为申请。由于大量申请人缺乏自行填写申请表的能力,就需要由中间人帮助他们填写申请表和收取表格。这些中间人大多是当地非政府组织的相关人员,他们与被害人建立了联系,可以帮助联络被害人,可以使用当地语言与被害人沟通,并取得被害人的信任。中间人在帮助被害人申请参加方面起了重要作用。^②这些中间人虽然受过一些培训,但他们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工作者,缺乏法律、诉讼和实践方面的经验,不可避免会出现申请表填写不正确或不完整的情况,需要中间人进一步取得和澄清申请人的信息,从而拖延了法院对被害人申请的处理。^③

对申请参加诉讼者能否获得被害人资格的评估,主要取决于申请表中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申请人的身份、所遭受的在法院管辖权范围内的任何犯罪发生的日期和地点、因犯罪所致的损害说明、身份证明等等。如果申请由其他人代为提出,则需要申请人本人的明示同意;如果申请人是儿童,则需要儿童的亲属或法定监护人的证明;如果申请人是残疾人,则需要法定监护人的证明。申请人至少需要在申请的最后一页上签字或按指纹。^④

要证明申请人身份这件看似易如反掌的事,在法院的相关分庭的审查过程中都遇到过困难。例如在“检察官诉卢班加案”(The Prosecutor v. Thomas Lubanga Dyilo,以下简称卢班加案),预审分庭要求提供乌干达公共当局颁发的包含有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和照片的文件。^⑤后来法庭发现乌干达政府没有颁发过身份证,法院书记官处的被害人参加和赔偿股(Victims Participation and Reparation Section)建议分庭接受政府各部门颁发的各种文件、证件作为身份证的取代,例如选民证、出生证、驾驶证、工作证、学生证、人道援助机构发的证件、甚至劳教中心出具的信件等。^⑥另外,法庭还要求申请人亲自在申请书上签字或按指纹,以证明申请书是其提交的,并且愿意参加诉讼。^⑦但代表申请人提交申请的代理人的签字并不是一个必须的要求。^⑧申请人在申请时应对遭受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的损害予以说明。在情势调查阶段结束,出现具体的案件

① ICC, *Situation in the DRC*, ICC-01/04-101-tEN-Corr,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edings of VPRS 1, VPRS 2, VPRS 3, VPRS 4, VPRS 5 and VPRS 6”, 17 January 2006, para. 79., para. 102.

② ASF Report, “Modes of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p. 17, http://www.asf.be/wp-content/uploads/2013/11/ASF_IJ_Modes-of-participation-and-legal-representation.pdf (last visited May 1, 2017).

③ ASF Report, “Modes of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p. 3.

④ ICC, *Situation in Uganda*, ICC-02/04-374, “Decision on the Requests o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Applicants on application process for victims’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17 August 2007, para. 12.

⑤ ICC, *Situation in Uganda*, “Decision on victims’ ap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a/0010/06, a/0064/06 to a/0070/06, a/0081/06 to a/0104/06 and a/0111/06 to a/0127/06, ICC-02/04-101”, 10 August 2007, para. 16.

⑥ ICC, *Situation in Uganda*, “Decision on victims’ ap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a/0010/06, a/0064/06 to a/0070/06, a/0081/06, a/0082/06, a/0084/06 to a/0089/06, a/0091/06 to a/0097/06, a/0099/06, a/0100/06, a/0102/06 to a/0104/06, a/0111/06, a/0113/06 to a/0117/06, a/0120/06, a/0121/06 and a/0123/06 to a/0127/06”, 14 March 2008, paras. 4-6.

⑦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601-tEN, 6 October 2006, p. 8.

⑧ ICC, *Situation in Darfur*, ICC-02/05 OA OA2 OA3-138, “Decision on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eal of the 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Defence against Pre-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f 3 December 2007 and in the appeal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Defence against Pre-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f 6 December 2007”, 18 June 2008, paras. 29-30.

和被告人后，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必须与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相关联。损害必须是亲身所经历，可以是精神的、心理情感方面的，也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

法院的诉讼有不同的阶段，大的阶段可分为预审、审判、中期上诉、上诉和复核等。允许参加某个阶段诉讼的被害人不一定得到允许参加其他阶段的诉讼。例如，获准参加预审阶段确认指控听讯的被害人，若其所述所受损害是某项犯罪的结果，而该项犯罪指控未被确认，该被害人就失去参加后续诉讼的资格。

被害人在申请时还需说明其个人利益受到有关诉讼的影响。一般而言，被害人的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得到赔偿，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关注，核实某些事实和确立真相，在审判过程中保护他们的尊严和确保他们的安全，被承认为案件的被害人等。^① 在“检察官诉卡汤加等人”（*The 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and Mathieu Ngudjolo Chui*）和“检察官诉阿布·加尔达案”（*The Prosecutor v. Bahar Idriss Abu Garda*）中，第一预审分庭认为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包括：希望获得真相；希望确定和起诉那些使他们受害的人；以及获得赔偿。^② 但是，《罗马规约》第 68 条第 3 款规定的“个人利益”要比被害人的一般利益更具体。^③ 例如，在卢班加案的一项有关更改被害人申请程序问题的中期上诉中，60 名被害人表明，如果上诉分庭准许了该中期上诉，对申请程序的任何更改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他们有可能被剥夺已享有的一切诉讼权利。检察官和法院的被害人公共律师办公室（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Victims）都表示不反对他们参加。上诉分庭也认为，由于这 60 名被害人在预审分庭 2007 年 12 月 24 日所作决定中已获得了参与诉讼的权利，如果更改申请程序，他们需要重新申请，有可能影响他们已获得的权利，这就已经满足了个人利益受有关诉讼影响的条件。^④ 此外，申请时还需说明参与有关诉讼不会对被告人的权利产生不利影响和有碍被告人受公正迅速的审判。

二 法院对申请的处理和存在的问题

根据申请参加的不同阶段，书记官处将收到的申请表交给相关的分庭，各分庭在作出申请人是否可以参与具体诉讼以前，还会征求检方和辩方对申请人参与诉讼的意见。卢班加的律师在确认指控听证前不断地抱怨对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申请作出回应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尤其被害人可能提出了对被告不利的指控，不利于辩护人准备听证，也不适当地拖延了诉讼，侵害了被告的权利。^⑤

①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18 January 2008, para. 97.

② ICC, *Prosecutor v. Bahar Idriss Abu Garda*, ICC-02/05-02/09-121, “Decision on the 34 Ap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at the Pre-Trial Stage of the Case”, 25 September 2009, para. 3; See also *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and Mathieu Ngudjolo Chui*, ICC-01/04-01/07-474, “Decision on the Set of Procedural Rights Attached to Procedural Status of Victim at the Pre-Trial Stage of the Case”, 13 May 2008, paras 31 – 44.

③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Policy Paper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April 2010, p. 12, <https://www.icc-cpi.int/Pages/item.aspx?name=otp-policy-vic-part> (last visited May 1, 2017).

④ ICC, *Situation in Congo*, ICC-01/04-530 (OA4 OA5 OA6), “Decision on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eal of the 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Defence against Pre – 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f 7 December 2007 and in the appeal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Defence against Pre – 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f 24 December 2007”, 30 June 2008, paras. 94 – 97.

⑤ Christine H. Chung, “Victims’ Particip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e Concessions of the Court Clouding the Promise?”, (2008) 6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459, p. 490.

另外,为了保护被害人,书记官处需要将申请表中的内容进行编辑,去除机密信息,才能转交给辩方。在保护被害人和迅速进行诉讼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① 由于诉讼双方都要对申请提出意见,造成了一些申请长时间未得到法院回应的后果。^②

法院各分庭在处理申请的时候,除了按照《罗马规约》和《规则》的要求确定申请人是否被害人、个人利益是否受诉讼的影响,被害人的参与是否会损害被告人的权利和妨碍法庭公正、迅速地进行审判以外,实际上还要考虑和解决很多问题。例如,被害人被准许参加诉讼后是否有权取得法院提供的保护;哪方有权获知以及何时可以获知申请人的身份;书记官处发给申请人的表格是否充分记录了申请的完成情况;被害人公共律师办公室代表那些没有法律代理人的申请者的义务范围;非公开的信息和证据应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给参加的被害人或申请参加人;被害人是否和在什么阶段可以匿名参加而不损害被告人的权利;申请人或被害人的代表是否有权保持匿名;在何种程度上应为参加诉讼的被害人任命共同法律代理人;被准许参与诉讼的申请人是否有权被认为贫穷,因而法院应承担他们的代理人费用等等。^③ 可见,法院处理被害人参加的问题确实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

在法院运作最初的几年,书记官处、法官和诉讼当事方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处理被害人参与的问题。仅2008年5月1日前,各分庭就作出了上千页、100多项有关决定,意味着上千小时的工作量。^④ 书记官处的工作量更大,要收取、编辑、转发大量的申请书,还要负责起草对申请的评估。在“检察官诉卡利克斯特·姆巴鲁希马纳案”(The Prosecutor v. Callixte Mbarushimana)中,在申请截止日期前几天提交了大量的申请。书记官处没有可适用的特别的选择标准,结果,在同村的被害人中,有些申请得到处理和接受,有些则因时间关系没有得到考虑,一些被害人对此表示不能理解。^⑤ 再如,在“检察官诉恩塔甘达案”(The Prosecutor v. Bosco Ntaganda)的预审阶段就有多达1120名被害人参加了有关确认指控的诉讼。80个申请被预审分庭驳回,约800个申请未通过书记官处的审查,因而未送交预审分庭。到该案审判阶段,当时预计另有400名被害人申请参与。^⑥ 书记官处提出,如果在审判阶段仍按预审阶段处理被害人参与的程序办理,由书记官处负责起草对申请的评估,交分庭考虑,并负责编辑收到的申请送交辩方,书记官处将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处理该案参与审判的申请。^⑦

对被害人申请参与的处理既费时间又费资源,造成严重的申请积压,也相当没有效率。有研

① ASF Report, “Modes of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p. 3.

② “Victim Participa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2007, p. 5, https://www.wcl.american.edu/warcrimes/documents/12-2007_Victim_Participation_Before_the_ICC.pdf (last visited May 1, 2017), p. 4.

③ Christine H. Chung, “Victims’ Particip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e Concessions of the Court Clouding the Promise?”, p. 503-5.

④ C Christine H. Chung, “Victims’ Particip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e Concessions of the Court Clouding the Promise?”, p. 506.

⑤ ASF Report, “Modes of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p. 3.

⑥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449,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in trial proceedings, 6 February 2015”, paras. 4-5.

⑦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449,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in trial proceedings, 6 February 2015”, para. 9.

究指出,法院在有效参与和诉讼效率方面没有作出很好的平衡,而且占用了法院大量资源。^① 结果,法院第一个案件的审判从2008年3月31日推迟到了2008年6月23日。^②

三 法院对申请方式的改革

显然,被害人申请参加制度需要改革或简化,减轻有关各方面的负担,加快处理的速度,跟上法庭诉讼的步伐,并使所有拥有参与资格的被害人都能够参与。法院运作的前期收到的参加诉讼申请书并不多,后来随着被害人知晓其可以参与诉讼的权利,申请者大为增加,原来17页的表格过于复杂,很难由申请人完成填写,对审查表格的各方也是沉重的负担,于是书记官处作出了将17页的申请书简化为7页的变化,^③但并未着手改革申请制度。后来在“检察官诉恩塔甘达案”和“检察官诉巴博案(The Prosecutor v. Laurent Gbagbo)”(以下简称巴博案)中,有关分庭使用了仅一页纸的表格。^④

(一) 集体申请

2012年以后各分庭对具体案件的申请制度都作了改进。起初,所有的申请人都必须填写申请表。后来不同的分庭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简化申请过程。在巴博案的预审阶段,第一预审分庭采用了部分集体申请方法,允许有共同特点的申请人作为一个团组填写团体申请表,集体申请参加诉讼。集体申请的个人还要作出声明,表明其个人所受的损害和个人信息细节。^⑤ 预审分庭允许在被害人与被害人参加和赔偿股之间有一名团组联络人,该人既非被害人也非被害人参加和赔偿股的工作人员,被害人可以同意让该联络人为被害人提出一个联合的集体申请。^⑥ 这个集体申请表当时只为该案被害人参与预审阶段而用,并不打算取代法院为被害人申请参加诉讼和赔偿所制订的标准表格。因此,不参加集体申请的被害人仍然可以提交标准申请表。分庭命令书记官处的工作人员帮助申请人完成集体申请表的填写和收取,^⑦ 替代了以往中间人的角色。分庭的法官认为书记官处工作人员提供帮助符合《规则》第16条第1款C项和《国际刑事法院条例》第86条第9款的规定,而且书记官处的工作人员提供帮助对涉及诸如性暴力的一些敏感问题的被害人来说也是重要的。^⑧

- ① “Victim Participa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2007, p. 5.
- ② *The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1019, “Decision Regarding the Timing and Manner of Disclosure and the Date of Trial”, 9 November 2007, para. 29; ICC-01/04-01/06-1407, “Prosecution’s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Decision on the consequences of non-disclosure of exculpatory materials covered by Article 54 (3) (e) agreements and the application to stay the prosecution of the accused, together with certain other issues raised at the status conference on 10 June 2008”, 23 June 2008, para. 2. 该案的审判后来又因其他原因推迟到2009年1月26日才开始,参见: ICC-01/04-01/06-1548, “Order for the prosecution to file an amended document containing the charges, 9 December 2008”.
- ③ *Enhancing Victims’ Rights Before the ICC*, FIDH, November 2013, p. 14, https://www.fidh.org/IMG/pdf/fidh_victimsrights_621a_nov2013_ld.pdf.
- ④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Decision Establishing Principles on the Victims’ Application Process, ICC-01/04-02/06-67”, 28 May 2013, para. 21; *Prosecutor v. Gbagbo*, ICC-02/11-01/11-800,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6 March 2015, para. 52.
- ⑤ ICC, *Prosecutor v. Gbagbo*, ICC-02/11-01/11-86, “Second decision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victims’ application process”, 5 April 2012, para. 30.
- ⑥ ICC, *Prosecutor v. Gbagbo*, ICC-02/11-01/11-86, para. 34.
- ⑦ ICC, *Prosecutor v. Gbagbo*, ICC-02/11-01/11-86, paras. 27-29.
- ⑧ ICC, *Prosecutor v. Gbagbo*, ICC-02/11-01/11-86, para. 20.

巴博案被害人申请方式有如下几方面的经验。首先,在申请阶段将被害人分组不仅有利于处理申请,也可以便利被害人其后的实际参与。例如,如果被害人已经按所在地或犯罪类别分组,他们的法律代理人就更容易与他们联络。但是在不存在被害人团组或被害人未能自己确定团组时,为他们分组就不太容易,被害人有心理防线,不易互相信任,因此,需要有确定分组的方法,纯为完成填写申请表格的目的而分组不可取,可能会对被害人产生负面的影响。^①

第二,书记官处的工作人员在申请阶段直接介入极为有益。书记官处可以指导被害人申请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书记官处能够直接向被害人解释有关问题,确保其得到准确的信息,还有机会就共同法律代理事宜征求被害人的意见。被害人也有机会与法院工作人员谈话,而不仅仅与中间人对话。不过,巴博案的经验表明,即使书记官处的工作人员直接介入申请过程,中间人帮助被害人填写申请依然是不可缺少的。书记官处工作人员直接参与申请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如资源短缺、安全问题、被害人社区中的紧张局势或其他原因的影响,因此未必总能顺利进行;而实际上,无论如何都离不开当地的中间人协助寻找和联络被害人。因此,相关经验表明,评估、选择、培训和监督中间人依然至关重要。^②

第三,在巴博案中,申请书中的信息都被输入到数据库中并得到分析,只在准备发送到诉讼方征求意见的版本中才会编辑和处理当中一些信息。这种申请方法确实减少了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并相应地减少了工作人员处理它们所需的时间。^③

巴博案申请方法也有不足之处,除了上述需要为被害人的分组确定标准外,被害人的信息是与一个团组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以后需要把被害人个人与该组分开考虑,就必须打散该组的信息,在数据库中对他们重新分类,这样做既繁琐又耗时。书记官处建议采取更灵活的申请方法,使每一名被害人不是永久性地结合在一个组里,而能够容易地分开,随后在另一个诉讼阶段或在另一个案件里得以考虑。^④

总之,巴博案实行的部分集体申请的方式,确实比以前的申请方法更为高效和简化,同时仍然满足法律的要求,为以后发展一个标准化的申请方法积累了经验。^⑤ 2012年的第11届《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强调急需修改被害人参加制度,以便保证该制度的持续和有效。为了解决阻碍和延误被害人参与等问题,缔约国大会评估了集体方式申请参加方法的可行性。^⑥

(二) 区别个人参加和通过代理人参加的申请程序

在肯尼亚情势中,与其他分庭采取的做法一样,凡是希望参与诉讼的被害人都要按照《规则》第89条确立的申请程序进行申请。一旦相关分庭准许被害人参与诉讼,就由根据《规则》第90条和第91条任命的法律代理人代表他们参加诉讼。

①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57, “Registry Observation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Decision ICC-01/04-02/06-54-Conf”, 6 May 2013. paras. 7, 8.

②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57, paras. 11 – 13.

③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57, para. 16.

④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57, paras. 9 – 10.

⑤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57, para. 19.

⑥ ASF Report, “Modes of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pp. 8, 9.

肯尼亚情势进入案件审判阶段后，在涉及4名被告人的两个案件中，^①由于有很多被害人申请参加，分庭认为在完成填写详细的申请表方面存在前所未有的安全隐患和其他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所有的被害人都遵循《规则》第89条规定的程序不合适，也不必要。为了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和被告人受公正迅速审判的权利，分庭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将个人的直接参加和通过共同法律代理人参加做了区分，只有希望自己或通过视频在分庭面前提出个人的意见和关切的被害人才应遵循《规则》第89条规定的申请程序；其他不希望出庭参加的被害人应允许通过共同的法律代理人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关切，而无需按照《规则》第89条的程序办理，愿意通过共同法律代理人参加的被害人可以在被害人参加和赔偿股进行登记。^②该股把登记的被害人姓名、联络方式和所受损害等信息输入资料库进行管理，法律代理人可以使用资料库，这个申请程序比较简单，分庭也不对每个申请人作评估。

分庭这样决定的理由是基于《罗马规约》第68条第3款确定的基本原则，即在适当的诉讼阶段，被害人可以个别地出庭，让分庭直接听取其意见，被害人也可以通过法律代理人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关切。分庭在该案中第一次提出，《规则》第89条第1款确立的申请程序是为个别提出其意见和关切的被害人设置的。对于被害人意在通过一个共同的法律代理人参与诉讼，如果被害人人数较少，共同法律代理人可以实际提出所代表的个人的意见和关切，该规则的申请程序也适用。如果被害人人数过多，使得共同法律代理人不能提出被害人个人的意见和关切时，《规则》第89条第1款的程序就不再适合。^③

该案的审判原计划于2013年4月开始。由于被指控犯罪所涉及的有资格参与的被害人估计有数千人，如果要求所有的被害人遵循《规则》第89条所规定的申请程序，那么在审判开始前是无法处理完所有的申请的，结果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或是在这个重要的诉讼阶段被害人可能得不到全面的代表，或是延期审判使他们的意见和关切得以提出。^④这都不是分庭所期望看到的。分庭还考虑了很多因素，该案的很多被害人很脆弱，不敢把他们的遭遇与有关事件相关联。有些被害人填写和提交详细的申请表有困难。在特定截止日期前收齐申请表也有困难。此外，由于肯尼亚的安全形势不好，可能增加对个别被害人和帮助被害人填表的人受到威胁和报复的危险。^⑤

分庭认为，在该案由于存在大量希望参加诉讼的被害人，同时将《规则》第89条第1款的程序适用于所有被害人，又尊重《罗马规约》第68条第3款的规定、宗旨和目的，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根据《罗马规约》第51条第5款的规定，对本案确定不同的被害人参加程序能使分庭更好地遵守《罗马规约》第68条第3款的要求，还可以保证所有的被害人都得到公平的对

① 4名被告人是鲁托（William Samoei Ruto），科斯奇（Joshua Arap Sang），穆萨乌拉（Francis Kirimi Muthaura），肯雅塔（Uhuru Muigai Kenyatta）。前两名为一案，后两名为另一案。2012年10月3日第二预审分庭对两案被害人参与的问题作出了内容相同的两份决定。本文用肯尼亚案称该两案，决定分别为：ICC, *Prosecutor v. William Samoei Ruto and Oshua Arap Sang*, ICC-01/09-01/11-460, “Decision on Victims’ Repres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3 October 2012; *Prosecutor v. Francis Kirimi Muthaura and Uhuru Muigai Kenyatta*, ICC-01/09-01/11-498, “Decision on Victims’ Repres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3 October 2012.

② ICC, *The Prosecutor v. William Samoei Ruto and Oshua Arap Sang*, ICC-01/09-01/11-460, “Decision on Victims’ Repres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hereinafter “Ruto and Sang Decision”)”, 3 October 2012, para. 25.

③ “Ruto and Sang Decision”, paras. 26 – 28.

④ “Ruto and Sang Decision”, para. 30.

⑤ “Ruto and Sang Decision”, para. 31.

待,没有被害人仅因为管理申请的困难而被排除在外。^①重要的是,采用这个处理申请的方法,诉讼各方不用考虑所有想参与的申请人的情况,而只需对可能直接出庭的各个被害人的申请提出意见,只有这些人的申请内容需要编辑。这个制度使分庭、书记官处和诉讼各方在评估被害人申请时使用较少的时间和资源,也更符合被告人有充分时间准备他们的辩护和受无拖延审判的权利。^②对于在书记官处登记要求由共同法律代理人代表参与的被害人的资格,分庭不再予以评估。分庭认为,其结果不会损害辩方,因为共同法律代理人将提出有关所有被害人的利益问题。^③

对于申请方式的这种改变,得到了大多数被害人的肯定。^④由于每个人都申请的程序太复杂,新的以登记取代书面申请的方式简单得多。但是,该申请方式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被害人应在书记官处进行登记,但书记官处把它授权给了被害人的法律代理人,书记官处只管理数据库。^⑤这样,法院的法官和书记官处以及诉讼方对决定被害人的申请都不起作用。有学者指出,有些被害人应由法庭听取和决定他们的地位可能更合适。而且,由被害人的法律代理人选择被害人,与他们代表被害人的职能不相称。^⑥

(三) 分组申请

在“检察官诉恩塔甘达案”的预审阶段,第二预审分庭仔细研究了第一审判分庭在巴博案中的决定,重新考虑了如何将申请参与合理化。分庭命令使用简化的一页纸的申请表,该表只要被害人提供能满足《规则》第85条要求的简要信息即可,^⑦这样可以减少编辑申请表的工作,但申请表仍然要交给分庭和诉讼双方,保证由法院参与决定被害人能否参加有关的诉讼。同时,第二预审分庭指示被害人参加和赔偿股的工作人员协助被害人填写申请表,但是,该股可能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有些地方由于安全问题也无法抵达,书记官处可以使用中间人,但是应对中间人进行培训和对中间人实行控制,以保证他们恰当地工作。^⑧该案中,分庭命令书记官处把申请分组送交分庭。分组标准可以是:被指控的犯罪发生地;被指控的犯罪发生的时间;被指控的犯罪的性质;遭受的损害;受害人的性别;受害人共同的其他具体情况。^⑨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分庭简化工作和加快作出决定的进度。该案采用一页申请表确实更为便利,但也相应减少了表格中所能包含的被害人信息,也不可能通过一份申请表以反映被害人选择代理人的意愿。^⑩

在“检察官诉恩塔甘达案”的审判阶段,如前所述,如果书记官处仍然采用该案预审阶段

① “Ruto and Sang Decision”, paras. 29, 32.

② “Ruto and Sang Decision”, paras. 35 – 37.

③ “Ruto and Sang Decision”, para. 38.

④ “Periodic Report 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victims in the Republic of Kenya 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VPRS and the Common Legal Representatives in the field”, ICC-01/09-02/11-606-Anx, 22 January 2013, para. 7.

⑤ “Periodic Report 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victims in the Republic of Kenya 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VPRS and the Common Legal Representatives in the field”, ICC-01/09-02/11-606-Anx, para. 7.

⑥ ASF Report, “Modes of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p. 7.

⑦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67, “Decision Establishing Principles on the Victims’ Application Process”, 28 May 2013, paras. 17 – 25.

⑧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67, paras. 26 – 28.

⑨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67, “Decision Establishing Principles on the Victims’ Application Process”, para. 35.

⑩ ASF Report, “Modes of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p. 8.

的处理被害人申请参与的方法，不考虑预留给诉讼各方提出对申请书意见的时间，仅这项工作就需要耗费书记官处一年多的时间。审判分庭必须考虑改进处理被害人参与的办法。审判分庭在参考了肯尼亚案在审判阶段的申请制度和“检察官诉恩塔甘达案”在预审阶段的申请制度后，制定了一个新的申请办法。

新办法仍然保留了申请表，但有所简化，由书记官处负责分发和收集简化后的申请表。书记官处以滚动方式向分庭送交所有的填写完整的简化申请表和附加的支持材料，无需编辑。而在预审阶段，支持申请的材料不送交分庭，而是储存在书记官处。分庭授权书记官处负责根据分庭制定的标准评估申请书，要求书记官处把申请书分为三组，一组是明确符合被害人条件的，另一组是明显不符合被害人条件的，还有一组是书记官处不确定是否符合被害人条件的。^①与预审阶段要求不一样的是，书记官处要准备有关被害人申请的报告，列出各组申请的清单，但无需说明对各申请的理由或分析。书记官处向分庭、诉讼双方和被被害人的法律代表通知这些报告，并将书记官处不确定是否为被害人的那组申请送交检方和辩方。这种办法减少了书记官处对申请的编辑工作，也减少了需要诉讼双方提出意见的申请数量。检方和辩方在收到第三组申请后，有权在法庭确定的时间内作出回应。在收到检方和辩方的意见后，分庭将评估各申请，为防止书记官处的评估有明显的和实质性的错误，分庭也将核实对第一组和第二组申请的评估。^②

在上述肯尼亚案中，有些被害人只在书记官处进行了登记，这些登记的信息并没有告知分庭和诉讼双方，分庭又不参与对申请的决定。因此，被害人的法律代理人提出，对于大多数被害人来说，申请参加是说明他们的经历的唯一机会，他们的经历可能与法庭寻找的真相有关。如果采取肯尼亚案的申请办法，就会剥夺被害人的这项权利，因为在书记官处登记，法官和诉讼双方都不能知晓申请人的经历。^③法律代理人认为，预审阶段的处理方式或许更为合适。辩方也认为分庭参与决定是必要的，也使辩方能够对收到的申请提出意见。^④因此，分庭没有采取登记的申请制度，保证诉讼方能够对一些被害人的申请提出意见，以及由分庭决定被害人是否可以参与。但是，诉讼双方提出，如果按照《规则》第 89 条的规定，他们有权得到所有的申请和对申请作出回应。分庭认为，诉讼方对被害人申请作出回应的权利不是绝对的，该权利受《罗马规约》相关条款，尤其第 68 条第 1 款规定的保护被害人的安全、被告受无不当拖延审判的权利和分庭保证公正迅速进行审判的义务等限制。在该案中，只把书记官处不能明确处理的申请交诉讼方提意见是合适的程序，也不损害被告的权利和公正迅速审判原则。^⑤此外，分庭认为《规则》第 89 条也没有要求分庭必须分别考虑每一个申请，该条规则规定如果分庭认为该申请人不是被害人，或不满足第 68 条第 3 款的条件，可以作出驳回一项申请的决定。为保证诉讼有效进行，分庭对申请的处理是有一定裁量权的。^⑥

实际上，这种新的申请制度综合考虑了几个因素，例如案中有大量申请人希望能参加审判程序、审判程序开始时间临近、被害人的情况、以及各方均希望此阶段法庭对被害人参加问题能比

①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449,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in trial Proceeding”, 6 February 2015, para. 24.

②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449, para. 24.

③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449, paras. 14 – 16.

④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449, para. 19.

⑤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449,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in trial Proceeding”, 6 February 2015, paras. 29 – 30.

⑥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449, para. 31.

前述肯尼亚的案件受到更多的司法监督。^①的确,这个处理被害人申请参与的程序是最有效和最合适的,能加速对申请的处理,节省司法开支,加快审判,对被害人和诉讼方都有好处。^②

四 法院对申请的审查

国际刑事法院给予了被害人参加诉讼的地位,并非意味着获得参加诉讼地位的被害人自动或当然地能参与有关案件的所有阶段的诉讼。被害人能否参加具体的诉讼程序,是分庭根据申请参与者是否满足一定的条件综合决定的,尤其要考虑被害人的个人利益是否受到诉讼的影响;被害人参加诉讼是否适当、被害人参加诉讼是否损害被告的权利和妨碍公正迅速的审判。^③

(一) 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受诉讼的影响

这个条件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排除被害人参与不会影响他们利益的诉讼;另一方面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给予被害人参与法院诉讼的权利。^④

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被害人不同的个人利益会受到影响。法院起初认为,调查向法院提交的一个“情势”对被害人的个人利益产生一般的影响,因为被害人在该阶段的参与可以起到澄清事实、惩罚犯罪者、并对所受损害请求赔偿的作用。^⑤但是,上诉分庭推翻了这种理解,判定不能赋予被害人参与调查的一般权利。《罗马规约》第68条第3款所指的被害人参与“只有在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可以发生”,包括影响调查的程序。^⑥在调查阶段,被害人可以申请参加采取保护措施的程序,因为是否采纳有关他们的安全和隐私的保护措施可能会影响被害人的个人利益。^⑦被害人也可以申请参加有关证据保全的程序,即便在该阶段尚不知道需要保全的证据是否与逮捕证或传唤书上所述的事件相关。^⑧

在预审阶段,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可能会受到确认指控听讯结果的影响。确认指控听讯的目的是为了确认或拒绝确认对使被害人遭受损害的罪行责任人的指控。如果没有确认指控,可以继续

①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449, para. 23.

② ICC, *Prosecutor v. Ntaganda*, ICC-01/04-02/06-449, para. 33.

③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1335, “Decision in limine on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eal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ce against 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entitled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16 May 2008, para. 36.

④ ICC, *Situation in Kenya*, ICC-01/09-42,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Pre-Trial Chamber Relating to the Prosecutor’s Application under Article 58 (7)’”, 11 February 2011, para. 12.

⑤ ICC, *Situation in the DRC*, ICC-01/04-101-tEN-Corr,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edings of VPRS 1, VPRS 2, VPRS 3, VPRS 4, VPRS 5 and VPRS 6”, 17 January 2006, paras. 63, 72; ICC, *Situation in Darfur*, ICC-01/04-01/07-108, “Decision on the Prosecution Request for Leave to Appeal the First Decision on Redactions”, 14 December 2007, para. 11.

⑥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Judgment on the appeal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ce against 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of 18 January 2008”, 11 July 2008, paras. 2, 61 – 62; *Situat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CC-01/04-556, “Judgment on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of the proceedings in the appeal of the OPCD against the decision of Pre-Trial Chamber I of 7 December 2007 and in the appeals of the OPCD and the Prosecutor against the decision of Pre-Trial Chamber I of 24 December 2007”, 19 December 2008, paras. 45, 56 – 57.

⑦ ICC, *Prosecutor v. Kony et al.*, ICC-02/04-01/05-252, “Decision on victims’ ap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a/0010/06, a/0064/06 to a/0070/06, a/0081/06 to a/0104/06 and a/0111/06 to a/0127/06”, 10 August 2007, para. 98.

⑧ Christine H. Chung, “Victims’ Particip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e Concessions of the Court Clouding the Promise?”, p. 472.

搜寻那些犯罪的刑事责任人。^① 另外一些程序也可能使被害人的利益受到影响，例如分庭需要确认嫌疑人的健康状况是否适合参加对他确认指控的听证程序，尤其由此可能带来诉讼的延迟。^② 再如需要对被告指控进行修正的程序等。^③

在审判阶段，在审查某个证人、讨论某个法律问题或证据的具体诉讼阶段，被害人必须证明为什么他或她的利益受到该案证据或产生的问题的影响，这种影响不能仅仅是一般性的影响。分庭必需依据事实逐案确定被害人的“个人利益”是否受案件审判的影响。例如，在审判中涉及的某一特定事件中，被害人参与了或在场，或被害人遭受了该事件造成的损害，分庭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审判对个人利益的影响。^④ 值得提及的是，审判分庭在卢班加案中要求参加该案审判的被害人的利益必须与分庭在调查对被告的指控时要考虑的证据和问题相关。^⑤ 这个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应该区分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和检察官的利益，而且《罗马规约》第 68 条要求被害人的参与只受制于被告人的权利和公正审判，没有要求必须与法庭调查取证相关。^⑥ 他们认为被害人的利益并不仅仅在于对被告的定罪和获得赔偿。

在上诉阶段，上诉分庭认为，就具体的上诉，被害人的个人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逐案认真审议，被害人主张的利益应该属于其个人利益，而不属于检察官应起的作用。^⑦ 因此，申请参与任何上诉程序的被害人必须声明他们的个人利益是否以及如何受到该上诉问题的影响。^⑧ 更具体地说，被害人在试图证明其个人利益受到影响时，应明确提到具体事实，并且准确地说明这些事实在上诉考虑的问题范围内。^⑨ 在卢班加案中，参加该案诉讼的 4 名被害人提出请求，参加被告人对预审分庭作出的确认指控决定的上诉，上诉分庭予以驳回。尽管被害人主张该上诉会影响到对卢班加的诉讼是否继续进行，以及他们参加了对该被告确认指控的诉讼，就不

① ICC, *The Prosecutor v. Callixte Mbarushimana*, ICC-01/04-01/10-351, “Decision on the 138 Applications for Victim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edings”, 11 August 2011, para. 23.

② ICC, *Prosecutor v. L. Gbagbo*. “Decision on the ‘Corrigendum of the Challeng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n the basis of articles 12 (3), 19 (2), 21 (3), 55 and 59 of the Rome Statute filed by the Defence for President Gbagbo (ICC-02/11-01/11-129)’”, 15 August 2012, para. 13.

③ ICC, *Prosecutor v. Kenyatta and Muthaura*, “Decision Requesting Observations on the ‘Prosecution’s Request to Amend the Final Updated Document Containing the Charges Pursuant to Article 61 (9) of the Statute’”, 29 January 2013, para. 11.

④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18 January 2008, para. 96.

⑤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18 January 2008, para. 97.

⑥ Tom Nijs and David Hein, “ICC 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Relishing Uncertainty?”, p. 5, <http://lasil-sladi.org/files/live/sites/lasil-sladi/files/shared/Perspectivas/perspectivas13.pdf>.

⑦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92,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n the Joint Application of Victims a/0001/06 to a/0003/06 and a/0105/06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s and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f 2 February 2007”, 13 June 2007, para. 28; ICC, *Prosecutor v. Banda and Jerbo*, “Decision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victims in the appeal”, 6 May 2013, para. 12.

⑧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824, “Judgment on the appeal of Mr. Thomas Lubanga Dyilo against the decision of Pre-Trial Chamber 1 entitled ‘Décision sur la demande de mise en liberté provisoire de Thomas Lubanga Dyilo’”, 13 February 2007, para. 43;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92,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n the Joint Application of Victims a/0001/06 to a/0003/06 and a/0105/06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s and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f 2 February 2007”, 13 June 2007, para. 23; ICC, *Situation in Darfur*, ICC-02/05 OA OA2 OA3-138, “Decision on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eal of the 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Defence against Pre-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f 3 December 2007 and in the appeal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Defence against Pre-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f 6 December 2007”, para. 49.

⑨ ICC, *Prosecutor v. L. Gbagbo*, ICC-02/11-01/11-444-tE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on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victims on the periodic review of Mr Gbagbo’s detention”, 27 August 2013, para. 11.

能不参加对该决定上诉的诉讼,^① 上诉分庭仍认为被害人未能证明该上诉程序对他们个人利益的影响。而且,被害人还必须表明他们主张的利益不属于检察官的职责范围。^② 在2008年6月30日的决定中,上诉分庭认为,有60名被害人证明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在预审分庭的先期决定中已获得了参与权。如果被害人必须重新申请,申请程序的任何更改都会对他们个人利益产生影响,他们已经满足了参与上诉的这个条件。^③

(二) 被害人参加的适当性

对被害人参与的诉讼阶段的适当性,不同的分庭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法。在肯尼亚情势中,鉴于上诉分庭判定调查属于检察官的职权范围,涉及调查阶段的司法程序才允许被害人参与,第二预审分庭认为,被害人参与的适当性是指适合参与的构成司法程序的阶段。^④ 第二预审分庭指出被害人适宜参与的程序包括《罗马规约》第53条、第56条第3款、第57条第3款c项、《规则》第93条规定的那些程序,以及其他程序。^⑤ 该分庭还指出,一般,如果是只有一方参加的程序(例如根据《罗马规约》第58条进行的法律程序),被害人不“适宜”参加,即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该程序的影响。^⑥ 但是,这种解释只解决了被害人能够参与的诉讼的一般问题,不能解决被害人是否适宜参与具体诉讼的问题。

《罗马规约》第68条第3款所述在法院“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是何所指并不明确。根据上诉分庭的意见,被害人能够参与诉讼不是自动的,要由分庭确定参与是否适当,被害人的申请书上除了说明他们的个人利益受有关诉讼的影响,还要说明他们参加是否有适当的理由。^⑦ 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参与的适当性应该被理解为参与具体程序的适当性。但是,有些分庭把符合参加诉讼的条件等同于参与诉讼的适当性。例如,在“检察官诉威廉·鲁托等人案”(The Prosecutor v. William Samoei Ruto and Oshua Arap Sang)中,第五审判分庭认为,被害人或其代表介入时机的适当性需要根据个案的情况予以确定,要考虑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诉讼有效和迅速进行的需要,以及有关的被害人的利益。^⑧ 在“检察官诉约瑟夫·科尼等人案”(The Prosecutor v. Kony et

①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92,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n the Joint Application of Victims a/0001/06 to a/0003/06 and a/0105/06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s and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f 2 February 2007”, 13 June 2007, paras. 10 – 11.

②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92, para. 28.

③ ICC, *Situat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CC-01/04-503, “Decision on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eal of the 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Defence against Pre-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f 7 December 2007 and in the appeal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Defence against Pre-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f 24 December 2007”, 30 June 2008, para. 97.

④ ICC, *Situation in Kenya*, ICC-01/09-24,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in Proceedings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Kenya”, 3 November 2010, para. 10.

⑤ ICC, *Situation in Kenya*, ICC-01/09-24, para. 12.

⑥ ICC, *Situation in Kenya*, ICC-01/09-42,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Pre-Trial Chamber Relating to the Prosecutor’s Application under Article 58 (7)’”, 11 February 2011, para. 13.

⑦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92,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n the Joint Application of Victims a/0001/06 to a/0003/06 and a/0105/06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s and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f 2 February 2007”, 13 June 2007, para. 24.

⑧ ICC, *The Prosecutor v. William Samoei Ruto and Oshua Arap Sang*, ICC-01/09-01/11, “Decision on Victims’ Repres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3 October 2012, para. 13.

al) 中, 法官认为确定被害人的参与是否合适是针对存在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影响这个条件而言的, 对每个被害人参与的适当性都取决于“诉讼的性质和范围, 以及特定被害人的个人情况”。^① 这两个裁定把参与的适当性与参与的条件混在一起, 不能说明为什么适当性是决定被害人参与的一个独立的要求。上诉分庭在卢班加案中裁定, 如果申请者无法证明所遭受的损害和特定的罪行之间的联系, 那么即使该申请人个人利益受到审判问题的影响, 也不适合根据《罗马规约》第 68 条和《规则》第 85 条和第 89 条第 1 款提出他或她的意见和关注。^② 但这里所说的适合, 并不是解决参加诉讼的适当性, 而是指被害人不具备参加诉讼的其中一个条件, 即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必须与被告被指控犯的罪行相关。而在另一个裁定中, 上诉分庭考虑了需处理的主要问题以及被害人所要表达的观点,^③ 认为被害人的参加是适当的, 但该考虑其实等同于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受诉讼影响这个参加要求的。法院有关分庭曾考虑被害人为行使参加的权利, 会增大其安全的风险, 因而得出该程序不适合被害人参加。^④ 本文认为, 这个考虑可能是被害人是否适当参加诉讼要求的含义所在, 即在被害人满足了参加诉讼所需条件以外的考虑。

(三) 不得损害或违反被告人的权利和妨碍公正迅速的审判

《罗马规约》第 68 条第 3 款并没有向被害人提供不受限制的参与权。分庭有权确定被害人参与的诉讼阶段, 除了考虑被害人的个人利益会受有关诉讼的影响外, 还要考虑被害人的参与不得损害被告的权利和妨碍公正迅速的审判。被告人的权利规定在《罗马规约》第 67 条, 主要包括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没有不正当拖延地受到审判、讯问对方证人、举证责任由检察官承担而不由被告人承担、检察官向其披露被告人可能无罪或减轻其罪责的证据等。控辩平等 (equality of arms) 是保障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的一个因素, 尤其意指不能使被告人面对一个以上的指控方。^⑤ 在确认指控的听讯或审判前, 检察官需要事先告知被告人有关他的案情, 辩方也要事先告知检方其特殊的辩护。而且双方都有权查阅对方掌握的有关材料。^⑥

在实践中, 在决定被害人是否可以参与时, 各分庭都提及被害人参与的条件之一是, 不得有损于被告人的权利和妨碍公正迅速的审判。上诉分庭也曾一再强调, 为了确保不对辩护一方产生负面影响, 在给予被害人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关注的机会时, 法院应分析被害人的参与对被告人权利的影响。在上诉程序中, 有关的被害人必须论证为什么他们的意见和关注不会损害或违反被告

① ICC, *Prosecutor v. Kony et al.*, ICC-02/04-01/05-252, “Decision on victims’ ap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a/0010/06, a/0064/06 to a/0070/06, a/0081/06 to a/0104/06 and a/0111/06 to a/0127/06”, 10 August 2007, para. 89.

②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1432, “Judgment on the appeal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ce against 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n Victims’ Participation of 18 January 2008”, 11 July 2008, para. 64.

③ ICC, *Situat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CC-01/04-503, “Decision on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eal of the 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Defence against Pre-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f 7 December 2007 and in the appeal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Office of Public Counsel for the Defence against Pre-Trial Chamber I’s Decision of 24 December 2007”, 30 June 2008, para. 98.

④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601-tEN,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edings a/0004/06 to a/0009/06, a/0016/06 to a/0063/06, a/0071/06 to a/0080/06 and a/0105/06 in the case of The Prosecutor v. Thomas Lubanga Dyilo”, 20 October 2006. p. 11.

⑤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925,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n the Joint Application of Victims a/0001/06 to a/0003/06 and a/0105/06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s and Decision of the Appeals Chamber’ of 2 February 2007”, 13 June 2007,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Pikis, para. 19.

⑥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925.

人的权利。^① 如果辩护律师和检察官都不提出被害人的参与有可能损害被告人的权利或公正迅速的审判,分庭便不再审查这个问题。^② 但是在允许被害人参与后,分庭会确定被害人以何种方式参与才不会影响被告人的权利。^③

结 论

国际刑事法院的被害人参加诉讼是个全新的制度,在法院运作之初,在被害人申请参加及其审查方面遇到了难题,不仅费时、费力、费资源,更重要的是影响了被害人的参与,也影响了诉讼的进程。各分庭随后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以改进,包括简化申请表,增加集体申请、分组申请和仅限于个人出庭表达意见的被害人进行申请,同时由被害人参加和赔偿股工作人员帮助被害人申请,改革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若各分庭的做法能够统一,不仅能够减轻工作负担、提高作出决定的效率,还能够明晰申请程序,有助于被害人和诉讼各方的知晓。

国际刑事法院各分庭对被害人参与诉讼做出了繁多的裁定,详细阐述了《罗马规约》第68条第3款规定的关于被害人参加诉讼的条件,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地细化,使被害人及其法律代理人对审查的结果有更清晰的预见,以期指导被害人对参与诉讼的申请,减少无谓的申请,保证合格的被害人尽可能都能参加影响其利益的诉讼,同时不妨碍审判公正迅速地进行。

Applications for Victims'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Review

Ling Yan

Abstract: The victims' participation in the ICC criminal proceedings is an innov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rt's operation, the victims' application for participation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The chambers have adopted different methods to improve the process and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s, which has obtained certain achievements. It suggests that a unified approach be adopted not only to reduce the workload of the Registry, parties and Chamber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cess of the applications, but also to make the procedure of applications clearer and the review results more foreseeable for victims and parties so that to ensure that all qualified victim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edings that affect their interests and to facilitate the smooth conduct of proceeding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Victims' Participation, Procedure of the Application, Qualif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责任编辑:何田田)

^①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1335, para. 48.

^②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1335, para. 42.

^③ ICC, *Prosecutor v. Lubanga*, ICC-01/04-01/06-1335, para. 43; *Situation in Darfur, Sudan*, ICC-02/05-110, "Decision on the Requests of the OPCD on the Production of Relevant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Pursuant to Regulation 86 (2) (e) of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urt and on the Disclosure of Exculpatory Materials by the Prosecutor", 3 December 2007, paras. 2-3.